

都市
言情

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,从此成为J市市民。得知国家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出台“购房落户”政策,因共同利益,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,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,以落户为目的,三年过后,各走各途。而婚姻无儿戏,三年协议期满,他们之间,是情尽,还是末路?

颜希晓意外得知自己怀孕了

希晓微笑着看着他,碎钻般闪亮的瞳眸一点点加深颜色,“不必,”她深吸一口气,语气里竟全是坚决,“李子睿,我想,我们完全不要探听彼此感情私事。你与冉小姐的事情,我没兴趣打听。而我的前段感情,也不打算与你提及,我们就这样,各自守着自己的乌龟壳,相安无事。”听完她的话,李子睿唇角微勾,勾勒出若有若无的讥嘲:“好。”

第二天上班,他们仍是一同打车去公司,人前一副恩爱夫妻形象。颜希晓觉得这样的状态便很好,比起从前,除了中午的时候多了个吃饭的伴儿,还和以前无异。

吃完午饭,看时间还很早,想起这几天无端呕吐的事情,颜希晓便和李子睿打了个招呼,打车去医院。大中午的病人并不是很多,医生问了她大体症状,最后笑眯眯地抛出一个问题:“结婚没?”“结了。”虽然没搞明白胃难受与结婚有什么关系,希晓还是老实地给了医生答案,随即便见医生脸上的褶子泛起慈爱的波浪:“那好,恭喜你。我想你是怀孕了。”“怀孕了?这怎么可能?”希晓猛然从凳子上站了起来。“可能不可能,最好去妇科看看。”医生笑如菊花,“姑娘,盼孩子盼了很久了吧?恭喜你心想事成。”竟将她的惊惧理解成了惊喜,希晓几乎是手足无措地去了妇科。结果一如内科医生预告的那般劲爆,在妇科医生问她上次月经是几号的时候她就已然手脚冰凉。

希晓不知道该怎么踏出去的医院,每走一步几乎都像是煎熬。炽烈的太阳普照大地,可她却觉得深入骨髓的寒意。她竟然有了孩子!

因为知晓自己的身体条件,与前男友也是小心翼翼,又怎么会出现孩子?

“颜希晓!”她正麻木地行于街口,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,蓦然抬头,只见李子睿快走而来,往日寒冽清冽的眸瞳竟多了几分焦灼,不顾周围人的侧目,一把将她拽到一旁的电话亭里停住,“你干什么去了?”“去医院了。”希晓大大的眼睛看着他,眸中却是茫然一片,连笑容亦是空泛的,“你怎么来了?”李子睿掏出手机摊给她看:“你看看,现在都两点四十五了,三点去天宸总部见姚总,你难道忘了?”

经他一提醒,希晓猛地一敲脑袋,伸手就欲拦出租车,急躁道:“反正天宸离我们很近,现在去的话还来得及!咱们快走。”“颜希晓!”她的手刚伸出去就被他紧紧握在手里,李子睿眼睛紧紧地盯着她,“颜希晓,你老实告诉我,你怎么了?哪儿不舒服?还是出什么事情了?”“没出什么事情啊。”不想去碰触他眼里的关切,希晓将视线闪躲到一边,“不是说去找姚总的吗?咱们现在快去。”“颜希晓,你魂不守舍的为什么?”李子睿看她明显是心中有事的样子,狠狠地拽住她的手腕,“现在还没回公司拿文件,你拿什么去给姚总说明你的活动创意?你好好说说,你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?”

被李子睿这么一吼,颜希晓这才彻底恢复清醒。她恍然一笑,再度看向李子睿的时候,已经恢复了平日里的清醒理智:“没什么事情啦,只是有点累了,走,咱们快去姚总那里。”看她走到前面的样子,李子睿微扯嘴角无奈,只能跟了上去。

生活上或许糊涂了些,但颜希晓在工作问题上向来主张公私分明。因此即便心里有着再大的事儿,工作问题还是不会耽误。而以姚总的面色看,对颜希晓这几天没日没夜地工作,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。只是提了几个小意见,回去让她加以修缮。

原本就与姚总沟通得晚,等交流完毕,已到了晚饭时间。姚总提出要请他们吃饭,李子睿还未回答,就被颜希晓婉转回绝。回到家中,李子睿看着她走进洗手间的影子叹气:“也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,如果答应和姚总吃这一顿饭,或许案子就会好做很多。”

只听见洗手间内“哗哗”的水声,李子睿无奈地扯扯嘴角,也不知道自己的这句感叹她有没有听见。正要打开电视的时候,手机却突然响起,打开一看,是冉若珊的号码。思索良久,还是决定接通电话。

而颜希晓走出洗手间的时候,便看见李子睿弥漫在烟雾中的黯然表情。她从未见过他吸烟,而这一次,也是将烟放到嘴边猛吸了两口便放了下来。剧烈的咳嗽让整个客厅蒙上尴尬的病态,一下子便让颜希晓想起了今日医院的情景。

脚步不由自主地挪过去,就当她在沙发上坐定的时候,沉浸在烟雾中的李子睿倏然抬头,黑钻般的眸瞳仿若被蒙上尘埃,连声音都是低哑微涩的:“希晓,她怀孕了。”

希晓身子一凛,听觉在碰触“怀孕”两个字的时候已然失去判断力。



妖冰 著
重庆出版社

官场
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修公路逼宫镇领导

要修路,首先要征求工作组组长高长江的意见。侯卫东兴冲冲地走到二楼,到了高长江门口,克制住内心的激动,轻轻敲响了高长江的纱窗门。

“我一个退居二线的老头有什么能耐。以前上青林还没有撤乡的时候,曾经请县交通局的刘维工程师勘测了地形,准备从独石村三社修一条上山路。”

侯卫东没有想到上青林乡已经有过行动,又激动起来。

“刘维搞了地勘,画了设计图,前后垫了两万元钱。结果上青林乡突然被撤掉了,这笔钱现在都还没有给刘维。每次见了你,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”高长江语重心长地道:“侯大学,修路之事,还得等你当了镇长再说,现在根本不可能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,侯卫东守在高长江门口,高长江还是不愿意表态。

第三天,侯卫东把秦大江请了过来。三人坐在一起合计了半天,高长江还是那句话:“修路是小事,我身体不好,不能撑头,再说镇里也没有同意。”

第四天早上,高长江刚开门,就见到站在门口的侯卫东。

高长江不等侯卫东说话,道:“侯老弟,我算服了你了。如果三个村能够统一意见,我们两人就去找赵书记和秦镇长。”

高长江行动很快,他把尖山村驻村干部郑发明和望日村驻村干部段群姐叫到了办公室,要求他们马上去发会议通知。

在吵吵闹闹中,各村总算算是初步同意修路。侯卫东原本想下午就到镇里面汇报,谁知一不小心,中午被几个支书、主任灌了酒,醒来已是满天星星。

第二天,侯卫东一早就守在

门口。到了镇政府门口,高长江来到了镇委书记赵永胜门口,也没有敲门,直接就推门进去。

“修路?”赵永胜听到高长江的想法,觉得很惊奇,他看了一眼侯卫东,道:“老高,恐怕这不是你的想法?”

赵永胜弹了弹烟灰,一字一顿地道:“修路是好事,年轻人有想法也是好事。但是,这么大的事情,工作组应该先给党委政府汇报以后,党委政府同意以后,你们才能去开这个会。”他严肃地道:“你们工作组不按规矩办事,把村里聚集起来,这是在逼着镇党委表态,明白吗?”

侯卫东听到“但是”两个字,心里已是一紧。再被赵永胜戴了一个违反工作原则问题,胸口开始发紧。

高长江解释道:“如今益杨全县就只剩下上青林没有通车了,高志远老书记很重视这事。今天春节我遇到高书记,他还跟我提起这件事情,上青林秦大江、曾宪刚等人修路的积极性很高。”

高长江所说的老书记叫做高志远,按辈份来说是高长江的长辈,年龄却相差不多。高志远20多岁就当上了上青林革委会主任,打倒四帮以后,当了益杨县委副书记。20世纪80年代末期,当上了沙州地委副书记,如今是沙州市人大主任。

赵永胜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,脑筋转了几转,道:“修路是好事,村里有积极性,我原则上同意。只是修路需要钱,秦镇长是行政一把手,钱的事情由他说了算。你们去向秦镇长汇报,具体落实资金。”

进了秦飞跃办公室,等到高长江说明来意,秦飞跃用手在空中比了一个小圆圈,道:“老高,修路是好事,可是镇财政只有这么小一点,让我怎么办。”

重温
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冀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围剿;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向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周海光坚持认为唐山将发生大地震

屋里收拾完了,文燕哄文秀:“文秀,你这样一走,爸和妈会伤心死的,姐也不放心啊。”“姐,我去了很多地方,都打听不到何刚,我快急死了……”文秀仍委屈地垂泪。“文秀,你别急,今天海光他们已经贴出了很多寻人启事,明天丁汉还要去郊区和县城小鎮上去贴,会和我们联系的。”文燕抚着文秀的头。“姐,要是何刚找不到了,我该怎么办呢?何大妈该怎么办呢?”文秀伏在文燕的肩头,幽幽地抽泣。

晚上,向国华躺在床上看书,明月在他身边躺着,睡不着。向国华让她吃两片安眠药,她说吃了,仍睡不着。向国华说:“是让文秀的事闹的。”明月抬起身子:“老向,你说文秀真走了怎么办?”

向国华说他也沒有办法,仍看书。明月说:“你是她爸爸,文秀从小就听你的,你劝劝她,啊。”明月拿下他手里的书。向国华低头说:“行,你就放心吧,我不会让孩子出走的。”“她现在一句话都不和我说话,你说我该怎么办?”明月其实很想和向国华说几句话。“找何刚回来,叫他们结婚,不是啥事都解决了吗?有什么难的。”向国华说完,明月便长叹。“明月,你知道疼爱文秀,可何大妈也一样疼爱何刚,你把何刚赶走,何大妈心里

是什么滋味,反过来,要是何家这样对待咱们文秀,你受得了吗?”明月听向国华说,一句话也没有。

“明月,这件事你做得不对,将心比心想想吧,何大妈心里有多难受啊,没有工资收入,他们怎么活啊。”明月两眼发直,直直地看屋顶,还是一句话也没有。

距离那个恐怖的日子还有18天。唐山市政府的会议室特意做了布置,墙上挂着巨幅图表,每个与会者的面前都摆着一沓材料,这是一个专家组正式与市政府见面的会,市里很重视。

魏平首先代表专家组发言:“专家组经过一段时间,对唐山及唐山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认真仔细的考察之后,对得到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,排除了地球引力、潮汐等与地震无关的因素,作出以下结论:目前唐山地区的大气、地磁、地电、重力、地形、水文、自然现象等,所有参数都很正常,因此专家组认为经过海城、和林格尔、大城三次地震后,地下能量已经释放,唐山没有孕育大震的背景,近期不会有大地震。”会场一阵窃窃私语,私语中透出轻松。

大家的目光转向周海光,都知道这个人一直持反对观点,这一次面对专家组不知道他会怎么说。周海光果然站起来说:“我看问题不容乐观,我认真分析了很多数据和震例,研究了异常现象消失的原因,我依然认为,唐山正在孕育一场大震。”郭朝东打断他:“你的意见可以保留。”

向国华认为是拿出结论的时候了,他面带笑容,也显轻松:“专家组的同志们进驻唐山以来,工作非常辛苦,对于你们那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积极的工作态度,我代表市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。你们经过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,也使我

们放下了包袱,松了口气。这个结论对于唐山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意义的,但是我们对地震的监测工作不能有丝毫放松,要继续认真抓紧抓好防震工作。会议结束。”向国华长出一口气,全体与会人员也长出一口气。

周海光忽然拍着桌子大声说:“不能散会,唐山有地震,而且是七级以上的大震,我只是确定不了地震爆发的时间。”人们都惊讶地看着他。

向国华也生气了:“周海光,你怎么这么固执,这么多专家的意见你都听不进去。”周海光疾言厉色:“向市长,如果你轻视地震,就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负责任。”会场一下静寂,能听见每一个人脉搏的跳动,如岩浆在地心的滚动。

明月坐在主编室发呆,丁汉拿着报纸小样来找她:“主编,今天报纸的小样出来了。”丁汉指着边角上一个寻人启事说:“这个寻人启事是我插进来的。那是寻找何刚的启事。”

“您要觉得不合适,我拿掉就是了。”丁汉说着偷看明月,明月明显憔悴,神情也萎靡。“我看就不要拿掉了,最好换一个位置,放在一个比较醒目的地方。”明月沉思半晌,方说。丁汉暗笑:“我就去安排。”

向国华很罕见地坐在沙发上,不看书,不看报,干坐着。文秀端过一杯茶来,让他喝,他也不喝。明月让他吃饭,不吃。娘俩没辙,站着看他。

“你不知道,姐上七宝山郊游从山上掉下来,就是周海光救了她,周海光是姐的救命恩人,说他的坏话,姐会高兴吗?”文秀轻声说。“周海光救过文燕?”向国华吃惊。文秀点头。向国华呆了。



高长江知道秦飞跃所说是实情,叹息数声。

侯卫东见高长江光是叹气,道:“上青林山上资源丰富,公路修通以后,可以开煤矿、石厂。这些都是纳税大户,税源充足了,镇里面的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
秦飞跃没有理睬侯卫东,对高长江道:“这么大一个事情,镇党委没有研究,我不敢表态。不过从我个人角度看,我是赞成修路的,等到党委同意修路了,我们再来谈钱的问题。不过我话放在前面,镇里资金很紧张,不可能拿出巨额资金来修路。”

回上青林的路上,侯卫东爬上了山顶,面对着广阔的天空,大吼出声。

“侯老弟,你吼什么?”侯卫东道:“虽然没有钱,但是两位领导都同意修路,这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可以着手了。”

高长江瞪着眼,对侯卫东的思路实在无语,半天说不出话。

第二天,来到县交通局。

侯卫东找到了工程科办公室。交通局工程科显得很拥挤,四张办公桌排在一起,墙上挂着各式图表,一个小个子坐在桌边埋头画图。他得知眼前之人是刘维,顿时热情地道:“刘工,我是青林镇的侯卫东,高乡长给你打过电话。”

刘维戴着一副厚眼镜,脸皮如风干的萝卜。

